

世界名人传记

Ernest Hemingway

王秀珍◎译

海明威文选



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人传记

海明威文集

(三)

王秀珍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海明威文集

译者:王秀珍

责任编辑:赵 岩

出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130062 电话:86012927)

发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: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数:916 千字

印张:40

版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

印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书号:ISBN 978-7-5387-0894-3

定价:200.00 元(全 8 册)

第三十四章

我穿起便装了，总觉得好象是跳舞化装的人。军装穿久了，突然改穿便装，身子再不绑得紧紧的，仿佛若有所失。特别是裤子，荡来荡去的，太不整齐。我在米兰买了一张去施特雷河的车票。我还买了一顶新帽子。老西的帽子我不能戴，他的衣服是很不错的。衣服有烟草味，而当我坐在车箱里看着窗外时，我觉得帽子崭新，衣服很旧，我感到自己很忧郁，正像窗外伦巴底州那片濡湿的乡野。车厢里有些飞行员，瞧不起我，他们把眼睛避开，不来看我，藐视我这种年纪的人，还在当平民。我倒不觉得受侮辱。要是在以前，我准会侮辱他们一下，跟他们吵一顿。他们在加拉刺蒂站下车，剩下我一个人，也乐得安静。我身边有报纸，我可不看，因为我不想知道战争。我要忘掉战争。我觉得异常寂寞，所以当车到达施特雷沙时，心中高兴极了。

到车站后，我等待旅馆揽生意的伙计，但是一个都没有来。旅游季节早已过去了，没人来接火车。我提着老西给我的小提箱下了火车。小提箱很轻，因为里面只有两件衬衫。下了车就在车站的屋檐下躲雨，火车开走了。我找人打听到巴罗美岛大旅馆还开着，有些小旅馆一年四季都营业。我提着小提箱冒雨到那大旅馆去。我看见有一辆马车，便乘马车到旅馆，这样显得比较有气派些。车子赶到大旅馆停车的入口处，门房连忙打着伞出来迎接，非常有礼貌。

我开了一个好房间。又大又亮，靠着湖边。湖上现在罩着雾，不过等太阳一出来，一定很美丽。我对旅馆的人说，我在等我的太太。房间里摆着一张双人床，那种燕尔新婚的大床，上面铺着软缎床罩。旅馆十分豪华。我走下长廊，宽阔的楼梯，穿过几个房间，到了酒吧间。我原来就认识调酒员，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吃着咸杏仁和炸马铃薯片。马丁尼鸡尾酒又冷又干净。

“你穿上便装干什么？”酒伙计给我调好了第二杯马丁尼以后，问道。

“休假。痊愈休假。”

“这儿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就不明白旅馆为什么还要开。”

“近来钓鱼吗？”

“钓了一些很好看的鱼。每到这个季节，垂钩钓鱼都可以钓一些很美的鱼。”

“我送给你的烟草收到了没有？”

“收到了。你可收到我的明信片？”

我笑了。烟草我根本弄不到了。他要的是美国烟草，但是不知道是我亲戚没有寄来，不是在什么地方给扣留了。我没收到，也没办法转寄给他了。

“我什么地方总会还有点，”我说，“告诉我，你知道不知道城里有两位英国女郎？她们是前天才到的。”

“她们不住这旅馆。”

“两人都是护士。”

“我是见过两位护士。等一等，我帮你打听一下。”

“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妻子，”我说，“我特地到这里找

她的。”

“另外一位是我的妻子。”

“我并不是讲笑话。”

“原谅我的糊涂，我以为你开玩笑呢。”他说着出去了。我边吃着橄榄，咸杏仁和炸马铃薯片，边看着酒吧后边的孩子，他们则看着穿着便装的我。调酒员去了好一会回来了。“她们住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，”他说。

“来点三明治吧？”

“我按铃叫他们拿点来。你知道，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连客人也没有啦。”

“真的连一个都没有吗？”

“有。只有几位。”

三明治送来了，我吃了三块，又喝了两杯马丁尼。我从来没有尝过这样凉爽干净的酒。喝了后，叫人感到人都变文明了。我过去吃喝红酒，面包，干酪，冰咖啡和葛辣巴，吃喝得太多。我坐在高凳子上，面对着那悦目的桃花心木制柜台，黄铜器具，镜子等等；心中什么都不想了。调酒员问了我几个问题。

“战争不谈，”我说。战争在一个遥远的地方。也许根本没有战争。这里并没有战争。我觉得战争对我个人说，已经结束了。但是我又感到没有真正结束。我的心情就好像一个逃学的学生，正在想着学校里某一时间的活动。

我到那小旅馆时，卡萨玲和海伦·弗格逊正在吃晚饭。我站在门廊上，看到她们在饭桌边。卡萨玲的脸背着我，我看见她头发的轮廓，她的面颊，她那可爱的脖子和肩膀。弗格逊

正在说话。她一看见我进来就停了嘴。

“我们上帝啊，”她说。

“哈罗，”我说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卡萨玲说。她的脸孔亮起来子。她高兴得好像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我亲亲她。卡萨玲脸红了，我就在桌子边坐下。

“你这一团糟的，”弗格逊说，“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吃饭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伺候开饭的女郎进来了，我吩咐他多开一份。卡萨玲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快乐幸福极了。

“你为什么穿便装？”弗格逊问。

“我现在入内阁了。”

“你一定出事了。”

“乐观吧，弗基。稍微乐观一点吧。”

“我看你可不乐观。我知道你把这位姑娘搞得一团糟了。看到你这个人真没办法叫我愉快。”

“没有人把我搞糟，弗基。是我自己搞糟的。”

卡萨玲对我笑笑，在桌下用脚踢了我一下。

“他叫我受不了了，”弗格逊说，“他对你一无是处，只是用他那鬼鬼祟祟的意大利手段毁了你。美国人比意大利人还要坏。”

“倒是苏格兰人才讲道理呢。”卡萨玲说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他那意大利式的鬼鬼祟祟。”

“我是个鬼祟的人，弗基？”

“你就是鬼鬼祟祟的。你比鬼祟还要坏。你就像条蛇。

披着意军制服的蛇，脖子上披着一件披肩。”

“我现在可没穿意军军装了。”

“这正是你那鬼鬼祟祟的又一个例子。整个夏天你闹恋爱，叫她怀了孕，现在大概你想溜走啦。”

我对卡萨玲笑笑，她也对我笑笑。

“我们一块溜吧。”她说。

“你们俩本来就是一模一样的，”弗格逊说，“卡萨玲·巴克莱，我真替你害臊。你不怕难为情，不顾名誉，你就像他一样鬼祟。”

“别这样讲，弗基，”卡萨玲说，拍拍她的手。“别责怪我，你知道你我是好朋友。”

“挪开你的手，”弗格逊红着脸说，“要是你知道难为情，还有话说。但天知道你怀了几个月的孩子，还当作儿戏，还满脸笑容，无非是你的引诱者回来了。你不知耻，也没情感。”她开始哭了。卡萨玲走过去，用臂膀拥抱她。她站着安慰弗格逊的时候，我看不出她身体外形有什么变化。

“我不管，”弗格逊呜咽地说，“因为这太可怕了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弗基，”卡萨玲安慰她，“我知耻就是了。别哭了，弗基。别哭了，老弗基。”

“我没有哭，”弗格逊呜咽地说，“我没有哭。只是因为你闯出了这可怕的乱子。”她看着我。“我恨你，”她说，“她没办法叫我不恨你。你这个卑鄙鬼祟的美国意大利人。”她的眼睛和鼻子都哭红了。

卡萨玲对我笑笑。

“不许你一面抱着我，一面对着他笑。”

“你太不讲理了，弗基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弗格逊呜咽着说，“你们俩都不要理我。我心太烦了。我不讲理，这个我知道。我要你俩都快乐。”

“我们现在就很快乐，”卡萨玲说。“你是甜蜜的弗基。”

弗格逊又哭了。“我要的不是你们这种快乐。你们为什么不结婚？难道你还有一个妻子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。卡萨玲大笑。

“这不是可笑的事，”弗格逊说。“有许多人都另有老婆。”

“如果这样能叫你欢喜，我们马上就结婚好啦，弗基。”卡萨玲说。

“你们本来应该有结婚的要求，而不是为了叫我欢喜。”

“我们太忙了。”

“是的。我知道忙于生小孩。”我以为她又会哭了，想不到她只改用讽刺的语调。“依我看，今天晚上你就会跟他走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卡萨玲说，“如果他要我去的话。”

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害怕单独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我还是陪你吧。”

“不，你还是跟他去。立刻跟他走。你们俩都叫我看得厌烦透了。”

“还是先把饭吃完吧。”

“不。立刻就走。”

“弗基，讲点理行吗？”

“我要你们俩都走，立刻就走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这就走，”我说。弗基叫我讨厌。

“你们真要走啦。你们真的想撇下我，让我一个人吃饭。我一直想看意大利的湖，现在却落倒这个地步。噢，噢。”她呜呜咽咽，看着卡萨玲，又哽咽起来了。

“我们等吃完饭再说吧，”卡萨玲说，“如果你要我陪你，我就不走了。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，弗基。”

“不！不！我要你走。我要你走。”她揩揩眼睛。“我太不讲理了。请不要见怪。”

伺候开饭的女郎刚才给她一顿哭也弄得很不舒服。现在她把下一道菜端了进来。仿佛因为情况好转了，她的心情也好些了。

那天晚上在旅馆里，房间外边是一条又长又空的走廊，门外放着我们的鞋子，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窗外下着雨，房间里的灯光明亮，心情也格外愉快舒畅。灯灭了，床单平滑，床铺得舒服，真好比是回到自己家里那样兴奋。半夜醒来，爱人仍在身边。疲乏的时候我们就睡觉，一个醒来，另一个也就醒了，所以不会再感到孤独寂寞了。男女间，他们虽然相爱，但也常想要安静一下而暂时分开，有时必然招到对方的妒嫉。可是，我和卡萨玲两人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会有孤独感，但那是与他人不同的孤独。我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经验。我和好多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感到孤独寂寞，而且是最寂寞的时候。但我和卡萨玲在一起，从来不寂寞，从来不惧怕。我知道晚上和白天不同。一切事物都不相同。夜里的事白天没办法说明，因为那些事在白白天根本就不存在。对于寂寞的人来说，黑夜是极可怕的，是他们寂寞的开始。但

是我和卡萨玲的生活，晚上和白天几乎没有区别，夜间只是更美妙一些。假如有人带着这么多的勇气来到世界，世界为了要打碎他们，必然要加以杀害，到最后也就自然地把他们杀死了。世界要打碎每一个人，于是有许多人在打碎过的地方更坚强了。但是世界对于打不碎的人加以杀害。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，最温和的人，最勇敢的人，不偏不正，一律平等。假如你不是这三种人，你早晚也是一死，不过世界也不特别急于要你的命。

我第二天早晨醒来。卡萨玲还在睡，阳光从窗口照进房来。雨已经停了，我下床走到窗口。窗下一片花园，虽然现在还没有花和叶，仍旧整齐美丽，有铺着细沙的小路，树木，湖边的石墙，阳光下的湖，湖那边的高山。我站在窗边了看了一会儿，转头看时，卡萨玲已经醒了，正在看我。

“你好啊，亲爱的，天气还是好得可爱吗？”她说。

“你觉得怎样？”

“很好。我们过了一个可爱的夜晚。”

“你想吃早饭吗？”

她想吃，我也想吃。因此我们就在床上吃了，十一月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，早饭的托盘放在我的膝盖上。

“你要看报吗？你在医院时老想看报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现在我不看了。”

“战争真糟得连看都不想看吗？”

“我不想看上面登载的消息。”

“我倒希望和你在一起，能知道一些消息呢。”

“等我脑子清醒以后再告诉你吧。”

“人家发现你不穿军装，不会逮捕你吗？”

“大概要枪毙我。”

“那么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呆着。我们得出国。”

“这我也考虑过。”

“我们还是出国吧。亲爱的，你不该这样冒险。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从美斯特列到米兰来的？”

“乘火车。那时我还穿着军装。”

“那时你没危险吗？”

“没多大危险。我原有一张旧的调动证。我在美斯特列把日期改了一下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在这里随时有被捕的可能，我不能让你这样。这么做太傻了。假如人家把你抓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事别去想了。我已经想得烦透了。”

“要是人家来逮捕你，你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开枪。”

“你看你这么傻，除非我们真得走，不然我不让你走出这旅馆一步。”

“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请你别这样，亲爱的。你说到哪里，我们就到哪里。请你立刻找个可以去的地方。”

“湖那边是瑞士，我们就去那儿吧。”

“那好极了。”

外面乌云又密布，湖上阴暗下来了。

“我希望我们不能老是过着逃犯的生活。”我说。

“亲爱的，别这样，你过逃犯的生活并没多久。况且我们

本来就不象逃犯。我们将过快活的日子。”

“我觉得好像是个逃犯。我从军队里逃了出来。”

“亲爱的，请你不要乱讲。那不算逃兵。因为那是意大利军队。”

我笑起来了。“你是个好姑娘。我们回到床上去吧，我在床上就好过了。”

过一会儿卡萨玲又说：“你不觉得你是个逃犯吗？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同你在一起就不觉得了。”

“你真是个傻孩子，”她说，“我会照顾你的，亲爱的，我早上不呕吐，这可是个好消息吧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“你还不知道你的妻子多好呢。我倒无所谓，我要给你找个地方，人家不能抓到你，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。”

“我们立刻就走吧。”

“我们要走，亲爱的。随便什么地方，随便什么时候，你走我就走。”

“我们现在不想其他事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第三十五章

卡萨玲沿着湖边走到小旅馆去找弗格逊。我坐在酒吧间里看报。酒吧间里有舒服的皮椅子。我坐在皮椅上看报，一面等着调酒员来。意军原来连塔利亚门托河都没守住，一直

退到皮阿维河。我记得皮阿维。上前线去时，火车在圣多那附近经过这条河。那儿河水又深流得又慢，相当狭窄。河下面是蚊子寄生的沼泽和运河。那儿有些可爱的别墅。战前我有一次去科丁那·特·安姆佩佐，曾在沿河的山间走了几个小时。从山上向下望，那河水像一条鳟鱼，水流得很急，有一段浅滩。山岩影子下有潭子。公路到了卡多雷就与它分开了。不知道山岭上的军队撤退时是怎么下来的。酒伙计来了。

“葛雷非伯爵要找你，”他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葛雷非伯爵。记得你上次在这儿碰到的老头儿。”

“他在这儿吗？”

“是的，和他的侄女一起来的。我告诉他你来了。他要和你打弹子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在散步。”

“他的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比以前更年轻了。昨天晚饭前，他还喝了三杯香槟鸡尾酒呢。”

“他的弹子功夫呢？”

“很棒。他打败了我。我说你来了，他很高兴。这里没有人跟他打弹子。”

葛雷非伯爵今年九十四岁了。他是梅特涅那一辈的人，须发雪白，举止文雅。他当过奥意两国的外交官，他的寿庆宴会，是米兰的社会大事。他年近百岁，打了一手漂亮的好弹

子，与他九十四岁的老弱身体，正成对比。我从前在这里遇见他，也是在旅游季节以后，我们边喝香槟边打弹子，这打弹子喝香槟的风俗太好了，那时他让了我十五点，我还输给他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在这里？”

“我忘了。”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没有你认识的人了。一共只有六位客人。”

“你现在要做什么？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那么钓鱼去吧。”

“我只能走开一个小时。”

“来吧。把你的钓鱼线拿来。”

酒伙计披上一件上衣，我们就走了。我们来到湖边，上了一条船，我划船，酒伙计会在船尾放线去钓湖里的鳟鱼，——线从一个卷线机上放出去，一头有一个重的坠子。我在湖里划船，酒伙计手里扯着线，时而向前面抖一抖。从湖上看，施特雷沙相当荒凉。一排排长长的光秃的树木，一座座大旅馆和关闭的别野。我把船划出去，横穿过湖面，划到美人岛，紧挨着石壁，在那儿，湖水突然变深了，可看见岩壁在晶莹的湖水中低斜下去，接着我们又划到渔人岛。太阳被一朵云遮住，湖水黑暗平静，冷气逼人。我们虽然看见水上有鱼儿跃起弄出水圈，但我们始终没钓上鱼。

我把船划到渔人岛对面的地方，那里靠着几只船，有人在补鱼网。

“我们喝杯酒吧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我把船划到石码头，酒伙计把钓鱼线拉进来，卷好放在船底，放线机挂在船沿上。我上了岸，把船栓好。我们走进一家小咖啡店，在一张空桌子边坐下，叫了两杯苦艾酒。

“你划船累吗？”

“不累。”

“回去我划，”他说。

“我喜欢划。”

“也许你拿钓线运气好些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告诉我，战争怎么啦？”

“糟透了。”

“我倒不用去了。我年纪太大，像葛雷非伯爵。”

“说不定你还得去哩。”

“明年要征我们这一级的了。但是我不去。我从前在河北西尼亚打过一次仗。一点没意思。你为什么参加进去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太傻了。”

“再来杯苦艾酒吧？”

“好。”

我店酒伙计划船回去。我们到施特雷沙后面的湖钓鱼，接着又到离岸不远的地方试试。我握着那拉紧的线，感到那转动的放线机轻轻抖动，眼睛望着那十一月的黯淡的湖水和荒凉的湖岸。酒伙计荡着长桨，船每往前一冲，鱼线就跳动一下。一次有一条鱼来咬钩，线突然拉紧，往后猛抖，我用手去拉，感觉到一条活蹦乱跳的鲟鱼的重量，随后线又是有规则地

跳动着。鱼溜了。

“是大的吗？”

“相当大。”

“有一次我自己出来钓鱼，我用牙齿咬住钓线，猛不防一条鱼来了，差点儿把我嘴巴也给拉掉了。”

“最好的办法还是把线绕在你的腿上，那样有鱼上钩你也知道，而且用不着掉牙齿。”

我把手伸在水里。湖水冰冷。我们差不多到了旅馆的对面了。

“我得进去了，”酒伙计说，“赶十一点的班。鸡尾酒时间。”

“好。”

我把线拉了回来，缠在一条棍子上，那棍子两头都有凹槽。酒伙计把船放在石墙里一块小空地上，用铁链锁好。

“你什么时候要用，我就把钥匙给你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。”

我们走回旅馆，到了酒吧间。这天早上天还很早，我不想喝酒，所以我就回房间去了。侍女刚刚把房间收拾干净，卡萨玲还没回来。我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想。

卡萨玲回来时，她说，弗格逊在楼下，她请她来吃午饭。

“我知道你不在乎的，”卡萨玲说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。

“怎么啦，亲爱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闷得慌。因为你只有我，而我又出去了。”